



1982年，简繁和老师刘海粟摄于南京
(时简繁研究生毕业，经刘海粟提名留任其助手)



简繁调离南京艺术学院前，在南京金陵饭店与刘海粟长谈（1985年）



左起：南京艺术学院教务长王秉舟、刘海粟、夏伊乔、简繁
（1985年，南京金陵饭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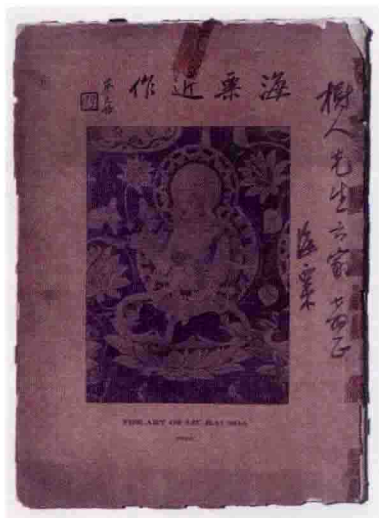
1988年刘海粟上黄山时，召简繁前去陪同



简繁和师母夏伊乔摄于黄山（1988年）



刘海粟十上黄山的艺术活动，带有浓厚的表演成分



简繁收藏的1926年版《海粟近作》

西遊之於沙數
 前工天此中
 盡少之獨三履
 由以爲它日必
 盡善之才英院
 傾袖之者即世
 之後必生吾人
 秉既以而盡名
 多用力于中至

示家多慎業力
 健舉事嘉放所
 棘保身同于梅
 花道人它日使
 支密大家於保
 妙履第就之出
 却世字用於以
 今中世之妙為
 受天游化人題

康有为为《海粟近作》所作的序言



巴黎少女 1981年作
 Oil Painting 1981 Hong Kong

刘海粟作
 1981年作

油画《巴黎少女》，刘海粟1981年画于香港

杜甫謂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們說而今九十不稀奇劉海粟教授年方九十三上黃山嘯煙霞撫琴泉與奇峰對語臨古松長吟擁抱黃山人山舍一跳出雲海吞吐黃嶽古所未聞今亦僅見史能抒健筆化情為墨色打破古今中西界限共揮灑以滋藉無亦躬為昔日師友立傳今朝良友寫真小筆之交輝公之於粟弟國內外朋友同享神遊之樂謹為小序

江澤民

一九八八年
八月六日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亲笔为刘
海粟十上黄山画展书写前言（1988年）

吾國畫家有摹仿古代作家之癖
而西洋近代美術家亦有摹仿自然
之理論惟其摹仿之對象不同而於
為輕視其性別一也近代作者始超越
於主觀之表現而不以描寫諸君為第一
一義是為人類自覺之一境

海粟先生之畫用筆道挺後見
陸燦燠於 *Sagamine* 及 *Shanghai* 為近
而從無摹仿此二家作品之舉常
就目前自然之對象而按其主觀
之所屬感縱筆一寫之縱橫為
意性觀者於即作而契會其
感慈謂余不信請觀此冊十五年
八月二十七日蔡元培

蔡元培为《海粟近作》所作的序言



收入《海粟近作》的《九溪十八涧》，上有蔡元培、郭沫若等人的题字



收入《海粟近作》的《虞山言子墓》，上有吴昌硕、蔡元培等人的题字

关于《沧海》三部曲(自序)

《沧海》三部曲是《背叛》、《彼岸》和《见证》。

我写的不是传记，也不是纪实性的小说，书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乃至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真实的。

三部曲，沉淀了我整整 20 年的生活、思想和艺术的积累。其间，我曾经数度写作，数度中途停下。1994 年 8 月 7 日刘海粟去世之后，我始决心全力写作。

我自 1979 年跟随刘海粟攻读中国画硕士学位，1982 年研究生毕业经刘海粟提名留校给他做助手，至 1985 年调去深圳大学，前后长达 6 年时间。此后，1988 年陪他十上黄山。1990 年又在美国洛杉矶相遇，一起“走向世界”。从成为刘海粟研究生的最初一刻起，我就有明确的使命感，要记录下与他的每一次谈话、接触和他周围的人与事。最早没有条件的时候我做笔记，有了条件之后做录音同时做笔记，前后做了二十多万字的笔记，录有刘海粟谈话的 128 卷磁带。

1995年9月我专程从美国洛杉矶返回中国访问夏伊乔,先在香港,后到上海,住在刘海粟的家里,每天上午跟夏伊乔谈两个半小时,又录有夏伊乔的回忆151卷磁带。

三部曲,以第一人称叙述我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经历,包括了刘海粟的回忆录(主要在《背叛》中),夏伊乔的回忆录(主要在《见证》中),以及刘海粟的侄子刘狮、侄媳妇童建人(原上海美专的教授,1949年去了台湾,1978年移居美国)和其他重要相关人(如原上海美专副校长、代理校长、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谢海燕,原华东艺专三人党组成员兼音乐系和美术系总支书记、南京艺术学院教务长王秉舟)的回忆和访谈。写入书中的回忆和谈话,绝大部分都是有录音的。

书中有大量的独家隐秘披露,但绝不是为了披露而披露。我希望通过刘海粟、夏伊乔和我师生三人真实的人生经历,揭示20世纪中国美术家的命运。

三部曲,在时间和事件的发展上有一定的连贯性,但每一部又是各自独立的。

第一部《背叛》，写跟随刘海粟读研究生、做助手、十上黄山，一直到来美国之前的一段。从1957年算起，刘海粟在遭受政治和艺术的双重打压22年之后，1979年以84岁高龄意外地被启封。而后的10年，是刘海粟历史和生命的紧迫感都最为强烈，也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此间，刘海粟竭尽所能地塑造自己，宣传自己，缔造自己的历史，由此发生和揭开了很多现实的、历史的、政治的、生活的以及艺术的是非恩怨。

第二部《彼岸》，写在20世纪末中国艺术家纷纷涌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时代大背景之下，我和刘海粟夫妇先后来到美国洛杉矶，我亲身经历了种种的徬徨和无奈，同时也客观地感受了刘海粟亦悲亦壮的麦城之旅。在这里，我认识了刘海粟的侄子刘狮（其父刘际昌是刘海粟的长兄、上海美专的经常费用资助人）和侄媳妇童建人，通过他们知道了许多刘海粟不为人知的早年秘辛。

第三部《见证》，主要是我对夏伊乔的访谈。其中有夏伊乔和刘海粟之间的重要感情隐秘，同时展现了夏伊乔在

刘海粟去世之后，生活的、思想的和精力的状态。除了谢海燕和王秉舟，还有对《沧海人生——刘海粟传》的作者石楠和被称为“倒刘代表人物”谢稚柳等人的访谈。从不同的角度，对刘海粟和与之相关的历史做出见证。

为了我的真实叙述不给当事人造成可能的伤害和困扰，我在书中隐去了某些人的真实姓名。但是，当当事人的姓名与我所要叙述的事情有无法回避的联系时，我只好真实地写出。我只是希望写出真实的刘海粟和真实的历史，写出事情发生之时我的真实状态和感受——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状态和感受有许多是偏激和片面的，但这种经过许多年之后才认识到的偏激和片面，在当时却是真实的。我绝无对任何当事人不恭敬或是有意给其制造麻烦的意思，我诚恳地请求每一位被我在书中提到的当事人，对于我可能的冒犯给予原谅和包容。

我请求原谅和包容，但是要特别声明，我对自己在书中的所有叙述负责。

2000年5月于美国洛杉矶

一 这种 ABCD 的东西 我是不教的！

我成为刘海粟一生中所学的唯一的
中国画硕士研究生，完全出于偶然。

1977 年中国恢复大学全国统考。
1978 年恢复招收研究生。1979 年全国
招收第二届研究生时，我正在浙江
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进修。这是一个
10 人进修班，由文化部出编制和经
费，委托浙江美院为华东六省一市培
养美术创作骨干的。结业前，正赶上
研究生招生，我在方增先、吴山明几位
老师的鼓励下，报考了浙江美院的中国
画研究生。

离考试已经没有几天了，午后看
书看得困倦，我跑到院招生办公室，翻
阅全国艺术院校的研究生招生简章消
遣。我在南京艺术学院的招生简章中
看到，该院一级教授刘海粟招收中国
画三年制硕士学位研究生一名。这

时,我对刘海粟的情况并不熟悉,隐约知道这是一个资格很老,而且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老画家。我思量,我在浙江美院已经学了三个学期,对浙派的一套东西已经大概了解了,继续学下去,除了多拿一个研究生的资格,实质的意义并不是很大,不如去跟刘海粟学习一些崭新的东西。

我想到就做了,立刻跑到邮电局给南京艺术学院打电话,要求转考。对方第一次遇到我这样的问题,当即研究,由负责招生的教务处长王秉舟拍板决定接受我转考,但要求我带上浙江美院的准考证和浙江美院招生办同意转考的公函。

我匆匆赶回浙江美院,找到教务处长兼招生办公室主任王德威。在浙江美院,王德威对我是最关心的。除了有安徽省美协主席鲍加的推荐,也因为他对我做事的执著劲头很赞赏。两年前,我在合肥参加浙江美院进修班的招生考试时,因为父亲食物中毒而临时退考,失去了被录取的资格。此后,我拿着安徽省文化厅和美协的介绍信,四下杭州一上北京走访,最后文化部为我下了“文教办字(1978)2号”文件,要求浙江美院为我补考。这样我又第五次去杭州通过补考,比别的学生晚了一个学期才进到浙江美院进修的。这件事当时曾在安徽和浙江美院引起过不小的震动。

王德威很支持我去考刘海粟的研究生。他说刘海粟本身就是一部活的中国近代美术史,跟他读研究生,学到的将不是简单的几笔笔墨。王德威分析,刘海粟虽然门生无数,但却从未带过研究生,以他84岁的高龄,不久前刚被平反,马上就为他招研究生,而且只招一名,政策上的象征意义很大。也就是说,很可能仅此一次再无下回。而考浙江美院,以后还会有很多机会。王德威立刻为我办妥了转考公函。当天夜里,我就坐火车去了南京。



五天之后，我在南京参加了考试，有 18 名对手，我胡碰乱撞考了第一名。

到我秋天入学的时候，刘海粟已被任命为南京艺术学院院长了。所有的南艺人都以刘海粟为荣，在这里，我很容易就知道了刘海粟。刘海粟早在 1912 年 17 岁时，就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美术专门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他第一个在中国提倡课堂裸体模特儿写生和旅行写生，第一个实行男女同校，第一个创办专业性杂志《美术》。中国许多第一流的大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朱屺瞻、李可染等等，都出自他的门下。康有为是他的老师，蔡元培是他的忘年挚交，徐志摩、郁达夫、胡适之、郭沫若都是他的好朋友。他是中国新美术运动和艺术教育的奠基人，是中国画坛泰斗级的人物。由于政治原因，解放以后，刘海粟被赶下了中国的社会和艺术舞台。1952 年，上海美专并入华东艺术专科学校。1958 年，华东艺专由无锡迁到南京，改名为南京艺术学院。“反右”时，刘海粟被划成“右派”，撤消了华东艺专校长的职务，一级教授降为四级。“文革”中，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6 年“四人帮”倒台，中国的政治环境开始发生重大变化。1979 年 1 月，刘海粟的反革命罪被平反；4 月，“右派”被改正，恢复一级教授；6 月，被任命为南京艺术学院院长。

正如王德威说的，为刘海粟招收研究生，是党送给刘海粟的一份政策礼物。但是，刘海粟对这份礼物并不稀罕。沉沦了二十多年，到了八十多岁才意外地复出，刘海粟已经太老了，他有太多自己的事情要抓紧办，他根本没有心思和精力过问我这个连面也没有见过的研究生。他 1 月被平反，2 月就去北京，6 月又去，10 月再去，出席全国政协、全国文联会议，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解放以来的第一次个人画展，会晤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文化



部长黄镇等人。

入学两个多月，我没有见过刘海粟。我开始感受到失落，发现所谓的“刘海粟一生中所带的惟一研究生”，不过是一个虚的名义。

我终于见到刘海粟，是11月7日在江苏省美术馆“刘海粟绘画展览”的开幕式上。他当天刚从北京赶到南京，被密密麻麻的人围拥得严严实实。我被隔阻在人群的外面，踮起脚遥望他的宽大额头。

也是在这次画展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刘海粟的画。而当我离开美术馆的时候，脑子里只剩下了他的画。

刘海粟的画，有一股不容分说便呼呼啦啦直向你扑过来的气，苍莽、混沌、博大、凝重。我完全被震撼住了。在此之前我所知道的中国画，包括在各种画展上看到的，安徽师大美术系和浙江美院的老师们教我的，都是用笔要一波三折，用墨要浓淡干湿，直线边上要配横线，浓墨后面要衬淡墨，每一笔每一墨，都要用心经营。但是刘海粟的画完全不一样，他在你根本还没有来得及看到他的笔和墨的时候，就已经把你震撼得目眩心跳。他才不管你什么直线配横线或是横线配直线，放开了一枝秃笔呼呼啦啦地就是这么一个劲地勾。他也不管你什么浓墨衬淡墨还是淡墨衬浓墨，很多地方干脆就把水和着墨汁倾盂倾盘地倒在宣纸上，任其自然地驰骋渗化。

从画展回来，教务处通知我第二天上午去莫愁湖的烟雨阁，与刘海粟见面。

第二天下着小雨，我很早就到了莫愁湖，先找到烟雨阁。烟雨阁在一条小路的尽头，是一座古式的阁楼造型，高高的挑檐，红木镂雕的门窗，有一大半建筑在湖面上。烟雨阁的左侧有几株遒劲的老松，在烟雨中枝干虚实显得层次很多。从这里望向

湖的对岸，有一长排垂柳，被雨染得很虚很远。入学以来一直见不到自己的指导教授，我本来在心里已经对刘海粟产生了排斥，但是看了他的画展之后我改变了。我由衷地觉得他伟大，觉得做他的研究生即便只是一种虚的名义，也是荣耀。在这种情况下见他，我心中的惶恐是甚过兴奋的。

靠近十一点钟，两辆轿车一黑一灰缓缓地顺着小路开进来，停靠在烟雨阁前。随车的女服务员从黑色轿车里扶出刘海粟和他的夫人夏伊乔。刘海粟的脑门全秃了，只在脑后还有一点稀疏的白发。他给我的感觉是什么都“大”，块头大，脑门大，嘴巴大，声音大，气派也大。昨天在刘海粟的画展上，我见到过夏伊乔，也是在人山人海之中远远地看到她的头，看到她总是仰着脸呵呵呵地笑。夏伊乔的面容很和善，虽然上了年纪，但仍看得出她年轻时的绝代姿色。这一会她下了车，拉拉衣襟，东看看西望望，仰起脸呵呵呵地一阵子笑，对从后面车上下来的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谢海燕说：“嗯，蛮好的，这个地方蛮好的！”

跟谢海燕同车的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陈大羽抢着说：“是啊，南京就是这里最有情调！谢老跟我说，刘校长这一段时间太辛苦，要找一个地方让刘校长好好地放松一天。我就找了这个地方。”陈大羽仍习惯地称刘海粟为“刘校长”。

陈大羽很胖，肚子挺得很高，哈哈大笑地对刘海粟说：“刘校长，这场雨下得好啊！这种情调，正适合吟诗作画！你看这几棵松树长得多好，很像你画的黄山松！”

从烟雨阁里忙不迭地迎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个像是负责人，殷勤地握住刘海粟的手，一个劲地点头哈腰。没有人招呼我，我也没有主动上去招呼，当他们一伙人簇拥着刘海粟走进烟雨阁的时候，我就自己跟在最后进去。

烟雨阁大厅的四周摆满了各式盆景，一个高脚的红木盆架